

四季话语

秋虫月下鸣

◆管淑平

秋天，是一个渐渐走向凉爽和安静的季节。此时，大自然开始展现出它独特的一面：天高云淡，风儿轻拂，草木泛黄，风里飘散着一阵阵瓜果的甜香味道。

等到了傍晚，寂静悄悄涌来，月色伴着星光，一泻千里，洒在悠悠的大地之上。悄悄来临的夜晚在月光下显得朦胧而深邃，仿佛披上了一件薄薄的轻纱，如羽翼一般轻盈。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在暮色沉沉的时候，也会通过一桌熟悉而亲切的饭菜犒赏自己。此时，放下一身的疲惫，享受这惬意的休闲时光。

我最喜欢的就是饭后去草坪边走走，吹着晚风，披着星光月色，悠悠地挪着步子，消化着刚刚下肚不久的食物，也消化着一天复杂的心情。这时，栖居在草坪里的蟋蟀，也会时不时地歌唱几声。那旋律，清脆而悠长，深深浅浅地弥漫在空气中，我静静地倾听着，仿佛正在享受着大自然为我们奏响的一支乐章。

待夜色袭来，寒意逐渐爬上肌肤。而这时，草丛里的蟋蟀们便开始了它的交响乐。先是一两声蟋蟀，它们用那嘹亮的歌喉，仿佛在告诉大地：“准备好了吗，我要开始唱歌啦！”接着，一些还未停歇的蝉，也开始随声附和。那冗长嘈杂的蝉声，仿佛是在向世界宣告：“我是夏天的余音，也是秋天的序曲。”

初秋的时光是浪漫的，我觉得这份浪漫来自草坪里的虫鸣。每当夜晚来临时，我总是会情不自禁地屏住呼吸，专注于听它们的歌唱，听那些谈不上规律的节奏。那些细微而又婉转的声音，仿佛透过我的耳朵，将我带入了一个神奇的境界。在那里，我仿佛可以俯瞰到整个秋天的姿态，感受到大自然的一呼一吸。

不论是蟋蟀，还是秋蝉，它们的歌声里都蕴含着一种魔力，它们也让我想起了那悠长的童年岁月。

那时，我常常在秋风摇曳着树叶的晚上，捧着一本书，坐在门前翻读。橘黄色的灯光，打在墨黑色的文字上，有了迷人的光晕。而当我读完一本书时，篱笆墙根，一声声蟋蟀的声音，将夜晚的格调拉长，又拉长。于是，放下书，便循着声音去找那些虫子，想与它们做朋友。它们或许微小，但却拥有着无尽智慧，它们的鸣叫，不仅是一种表达，更是在与我们对话。

而当我沉浸在秋虫们的这场酣畅淋漓的歌声中的时候，我仿佛也能够平缓而亲切地听到大自然的心音：树木的呼吸，风的低语，星星的眨眼，仿佛都是交流。这种奇妙的感觉，让我觉得自己并不是只身一人，而是与这个世界紧密相连。

虫鸣声似乎是秋天的呼唤，它们将我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季节。在一声声的歌唱里，我们能够感受到秋天行进的步履：夏日渐行渐远，大地的容颜悄悄蜕变，青草泛起露水，树叶慢慢变黄，而虫鸣声，则是小小的秋虫们对秋季的一种迎接和赞美。

当我细细品味着虫鸣声，我发现它们并不只是一种单调的鸣叫，而更像是一种复杂而又丰富的欢歌：有时，它们像是在交谈，互相倾听；有时，它们像是在竞赛，展示自己的实力；有时，它们又像是在合奏一曲美妙的交响乐。那婉转的声音，正向我们缓缓地诉说着一个个关于秋天的故事。秋日的夜晚，是秋虫们为我们勾勒的天下。在这样的夜晚，我们，不再是孤独的旁观者，而是与大自然共舞的舞者。我们可以沐浴在虫鸣声中，感受到秋天的韵律，与大自然的心灵对话。

当夜晚渐渐走向深处，蟋蟀的欢鸣也悄悄地隐匿了。月色如水，星光点点，这夜晚的歌唱，终于在舒缓的晚风中谢幕。然而，留给我的，却像是一首还未听尽兴的小曲儿，不知不觉就走向了尾声……

《白沙》版投稿邮箱(仅限本地作者):
kf3502669@126.com
请注明作者姓名、电话、地址，并附上银行信息及账号。字数控制在1500字内。

暖暖的斗山河

◆刘利元

营管理的侨办铁路——新宁铁路。火车头前立一雕像，乃新宁铁路建造者陈宜禧。广场上有三五成群跳舞的人，多为中老年妇女，不同舞队播放着不同音乐，扭着不同舞姿，踏着不同节奏。惊奇的是，其中一支，伴舞居然是《草原的月亮》。

月亮伴着云雾，升起来了，悬挂在高天，很圆很大。风渐渐起了，斗山河的水面晃荡起来了。店铺打烊了，但铺子里还有光。车子停下来了，街头的灯还亮着。匆匆归家的人，抬头能看到温暖。不时有灯柱扫过河面，又听到值守人急匆匆的脚步，沿着河堤向下游方向去了。

风越来越大，一阵紧过一阵。刚开始能看清风向，树头一个劲儿往西倒。再后来，风挟雨，雨带风，树头在风雨飘摇中不停晃动以至于旋转，好像要被连根拔起。趴在玻璃窗上看风雨的人，视线模糊了。接连的雨雾打在窗户外，玻璃花了。有心的人，三四组团，或者打扑克，或者打麻将。有放心不下的人，静静拿着手机，不停刷屏，紧盯天气预报台风路径。应急避难场所全部开放了，曾玩桌球体育馆开放了，学校教室开放了，各村委会开放了，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开放了，点点星火闪耀在连线的雨雾中。

后半夜，风骤然大。好似

“呜呜”，又好似“嗡嗡”。像虎啸，又像龙吟。像几十万把锯子在锯木头那样横扫千军，又像几十万只电钻钻墙孔那样残暴无情。像几十万头野兽饥饿到极点的狂吼，又像几十万把钢刀划过铁板的撕心裂肺。让人狂躁，让人惶恐，让人不安。淡定的，不淡定的，都醒了，一个个惊愕地看着窗外，侧耳寻觅风来的方向，是遥远的天边？还是海洋极深之处？眼帘外是茫茫天宇，还有明明灭灭的灯火。

天刚放亮，雨势小了。没有“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的闲适，没有“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的恬淡，有的是“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的决断。斗山河水涨了，一艘艘船只挺了起来，在波涛里兀自涌动。缆绳还拴在岸上，大大小小的船只，与往日一样，一排排泊在水面上。

斗山河源自响水潭水库，自斗山圩往南，与都斛河、端芬河三水交汇成大同河，大同河径流烽火角水闸，汇入茫茫南海。近代以来，多有人经此水道出洋。1904年邑人陈宜禧自美归来筹建新宁铁路(新宁县1499年从新会分设，1914年改为台山)，1906年开工，1909年首期建成，从斗山至宁城(新宁县城，现名台城)再至公益，贯通县境南北，实现了北至潭江南至斗山河两端的水铁联运，而后又

修铁路到江门北街，与西江水运联通。其时五邑多地有小广州、小澳门之称，尤以台城为甚。

树高有根，水深有源。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国。华侨念故土，故土念亲人。有爱，才有被爱。华侨向来有“爱国爱乡爱家人”之传统，素有“中国第一侨乡”之称的台山，走出华侨百万，归来侨胞又何止百万。每一次远行，都难忘身后的牵挂，都对这个有家有爱的地方念念不忘。

时至午间，风停雨歇。斗山河水已涨至河沿，大小船只，有要飘出来的感觉。避风的人，一边向河沿走去，一边回首，连连向岸上的人道谢。一位中年妇女，头戴斗笠，身披雨衣，说自己是阳江的，每次打台风，都到这里避风，这里水好人好。岸上的人说，我们的人也有好多飘在外，希望他们和你们一样。“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谓大同”。

波光粼粼，不停涌动的斗山河，有峡谷出平湖的感觉。河东是一块块的清幽幽鱼塘，水波潋滟。河西一眼望不到头的碧绿稻田，蛙声一片。河堤上的斗山圩，炊烟升起。开船前行的渔人，正凝目回望暖暖的斗山河。



岁月无声

斗山河，自北向南，静静流淌。若不是看到一艘艘大小船只集结靠岸，很难想象，这般静谧自然的景象，竟然是台风袭来前的前奏。

大者为船，小者为艇。船行南海，艇游浅水。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平静的河面上停泊着三簇船，船挨船，艇挨艇，一大片一大片的，该用什么量词为好，一时没有主张。第一簇，是川岛客轮，里边的几艘早几个月就靠岸了，停在这里检修的。外边的十几艘是收到台风预报后，驶来的。白色、平底，中间有凹槽，卧波于上，像单轨火车骑行的样子。船顶飘着红旗，迎风招展。第二簇，是大大小小的渔船，有木船、铁船，有木头包了铁皮

的半木半铁船，早些年还有钢筋混凝土铸造的水泥船。有的有桅杆，有的没有。有的在船头两侧各画了一个大圆圈，看起来像两只眼睛，有的什么也没画，黑黝黝的船舷，在水波里轻轻晃动。船上看不到人，有些许渔具摆放在甲板上。第三簇，宛如虾兵蟹将，都是仅可容纳一二人的内河小艇，一艘艘用绳子拴着。

斗山河紧挨着斗山圩，开埠数百年。碉楼耸立，骑楼密布。有跨越三世纪的大兴茶楼，有享誉省港的五味鹅，有远销东瀛的烤鳗，还有各种烧腊腊坊。圩镇正中有一广场，广场中央有一火车站，火车站顶刊“1906”，乃是纪念中国第一条自主投资、自主建造、自主经

诗歌

惊艳了时光

◆黄雪卿

秋天的阳光漫过
一片花海
淡淡的红，浅浅的紫
吻着阳光
跟蝴蝶舞蹈于风中

如烟，如纱
如梦，如幻
给萧瑟的秋添一抹粉色
制造浪漫
制造暖
少女心在梦幻的海洋里
流连，陶醉

粉黛，以草根的名字
绿化春天
粉红了整个秋天
惊艳了时光



《云淡风轻》小郭摄

功利主义与审美主义的对垒

——浅论梁启超文艺思想的转变

文艺谈

◆国吉

提及梁启超，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应当是戊戌变法的重要代表，以及至今读来依旧振聋发聩的散文《少年中国说》，然而梁启超留给后世的遗产远不止于此。从公车上书的风光无限到变法失败的海外流亡，从支持帝王专制到鼓吹国家共和，从与康有为决裂再到孤身执笔舌战孙中山、章太炎、黄侃等革命党人士，梁启超既是一位在晚清政治界有着重要影响之人，又是一位在文学、美学、历史、教育、伦理等诸多领域有着丰富建树的思想大家，其人物事迹和思想轨迹无疑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史料。

在梁启超丰富的文艺思想体系中，大体上可以1918年赴欧游访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1918年之前，梁启超总体上坚持文艺

的功利主义思想，而在赴欧游访之后，开始逐渐推崇文艺的审美主义。

在维新变法前后，面对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梁启超坚持以“维新救国”为己任，在社会制度层面，梁启超主张向西方学习，革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大力发展科学、教育、工业、商业，推动社会发展。这样一来，作为政治变革的附属，文艺所要发挥的作用便是通过教化的力量来改造人的思想观念，并通过培育新国民来让人权、民主等理念深入人心。在梁启超的文艺实践的过程中，他聚焦于对旧诗、旧文和旧小说改造，主张以“三界革命”的理念“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以旧风格含新意境”，1899年，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原名《汗漫录》)中写道：“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又提及：“故今

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小说始。”

概而言之，这一阶段梁启超的文艺思想一方面是在传统“文以载道”“经世致用”的思想前提下，以期通过文艺革新来达到社会思想革新的目的，从而为政治变革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梁启超在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所主张文艺作品的题材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思想创新显然是受到了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实质上就是用“西学”化“中体”，以期突破保守派“中体西用”对社会变革的束缚，更进一步推动社会进步。可以说，梁启超对传统因循守旧的文艺创作与八股文学的批判与超越，对日后的文学观念和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诗、新文、新小说逐步风行，这直接影响了胡适、鲁迅、郭沫若等人，对日后发生的白话文运动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

1918年，梁启超在赴欧游访之后，其思想主张发生了重大变

化。一方面，他逐步意识到，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是与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历史积淀密不可分，共和政体并不能直接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移植到中国本土。另一方面，这些所谓的先进体制的政党政治、选举机制、政治文化弊病突显，社会分化严重，民生问题突出，这种乱象横生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无论如何也不能够在当时的中国落地生根。

这样一来，随着政治理想的破产，梁启超逐步放弃自己早期以文化人，培育新国民的文艺主张，而是以哲学理论和美学理论为根基，围绕审美原则、艺术创作、生活娱乐等方面，探讨了一系列相关问题，突出文艺的超越性、非功利性，并以情感主义和趣味主义突显自己的文艺主张和审美倾向。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中，梁启超写道：“如果我们想进入生命之奥，情感是唯一的通道，他可以把我们的思想行为与生命合二为一，把我的生命和宇宙合二为一。”实际上，梁启超后期回归到文

艺的本体，并以构建情感为核心的文艺思想，既是对前期以文化人文艺思想的发展和深化，又是以审美主义文艺思想对功利主义文艺思想的纠偏。也就是说，文艺作为一种改造人思想的力量，本应顺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但文艺本身又有其内在的审美规律和情感诉求，它既与政治、经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又有自身不可磨灭的独立性。

不难看出，此时的梁启超，已经突破了古典文艺学的思维方式，在吸收和借鉴西方文艺学思想的基础上，重新界定了文艺本体的存在论意义，即文艺不仅是具有启蒙助力的政治附庸，其本身也是以美充实人生意义的方式。将文艺融入现实社会之中从而激活尚真、尚善、尚美的人生态度，达到审美境界和审美理想的升华的文艺主张，彰显了梁启超美学思想重视社会现实问题的人文情怀，与此同时，着眼于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探究梁启超文艺思想的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依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青少年道德教育公益广告

【出自】《荣辱》

【释义】好言好语去劝说他人，使人感到比布帛还温暖；恶言恶语去伤害他人，比用矛用戟去刺人还糟糕。

深仿暖与
于人以善
矛以布帛
戟言布言

树德修身